

大學發微
大學古本旁注
大學辨業

大學本旨
大學證文



大
學
辦
業

李
堪
稿

中
華
書
局

凡例

一先生是編。本之孝愨先生家學。孝愨先生躬行實踐。成已傳後。詳見諸名公傳表紀略。及孝愨文集內。固是編之淵源也。

一顏習齋先生。當羣儒割裂之後。獨得周孔舊轍。卓然見於言行。先生從而受之。遂廣衍扶剔。使聖學如日月重光。每推習齋先生首倡功不去口。

一吳匪菴先生。延先生至京邸。閱是編而韙之。厥後果亭徐先生。阮亭王先生。顓庵王先生。皆深許可。匪菴先生手爲鑿校兩過。與果亭先生慨出清俸付梓。有功聖道偉矣。

一是編遍質當代名流。如費此度。喬百一。王草堂。閻百詩。萬季野。朱主一。胡臚明。王崑繩。孔東塘。馮繪生。諸先生。皆欣然以爲聖門舊章。一旦重明。各有校訂。共勸大道。

一竇靜庵先生與先生交。爲孝愨先生立傳。其尾以主敬循禮四字。隱括先生之學。最得是編綱領。

一先生從顏習齋先生習禮。與趙錫之習射。郭子固習御。劉見田習數。彭雪翁習書。已而從王五公先生問韜鈴。與張文升共學焉。后遊浙。又得過從毛河右先生學樂。因而郊社宗廟禘祫冠昏士相見律呂以及水火田賦射御書數之學。各有考著。傳於家塾。是編所論。皆坐而言起。卽有可行。覽者勿徒作書觀。一先生內而立體。戒懼慎獨之功。夢寐不忘。於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什。日三復焉。每日所行。置譜以考。

得失。外面致用。如所著癸志編、學政、閱史、鄰視、指學、古經、世事。若數一二而較黑白也。學者實從此間塗。是編乃非虛設。

一是編在後儒中爲創論。置先聖之門則爲習言。故歷考諸經論學者爲一冊。以見聖學本如是。非臆說也。有心目者自共知之。

一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。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學。雖指陳肯綮。諄諄然而無費辭。無曠音。蓋先生不得已而有言。非尙口也。

一編內議論。凡古今人已有著。直錄其名氏。并無近今著書。纂他人說爲己之失。

一著書務成已說。驅古就我。雖名儒不免焉。卽此心已不誠矣。是編無是。

一學明則諸經皆可明。先生有學易、學書、學詩、學春秋、學禮諸編。皆洗剔謬言。倡明聖道。宜繼是編。領取。一先生以子隆官、姪大蓮、寅虎。將入小學。念朱考亭所編。強半屬成人。事不切幼童。乃纂小學一書。自八歲後迄十五前。所當學者。歷歷爲譜。真可補小學之缺。而立大學之基矣。有志者循序而入。學明道興。人材輩出。將在彈指焉。

弟 培

門人陳兆興全頓首識

高 捷

題辭

高忠憲言天下萬世之心目。固有漸推而愈明。論久而後定者。予謂如大學不必定曾子作。以一引曾子曰。遂謂是弟子於師之辭。然則禮器亦止一引曾子。內則亦一引。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所成乎。且孟子七篇。於顏淵或名之。或字之。或子之。則子通稱也。是編乃與予說合。一也。大學釋治國。未釋平天下。蒼天下者。國之積也。此國如此用人。如此理財。推之他國亦如是。無異道也。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。五國字實。以爲國作爾。三十載前。聞先師吳太易云。是編又不謀而合。二也。至德不孤。斯文尙在。不意老年見此奇特。太原同學弟閻若璩百詩甫識。

天下之事定於一。苟有二則殺而爲百千。亦何不可者。自程朱改竄大學后。乃至有十餘家。學者將安所適從。勢亦不得不仍遵古本矣。語云。九變復貫。知言之選。恕谷之謂也。格物解及學規纂。與人論學。皆躬行心得之言。非耳目剽竊者所能道也。總以救靜坐觀空。泛濫誦讀之弊。其足翼聖道而扶微學。又何疑焉。同學弟德清胡渭謹題。

世道之升降在人材。人材之盛衰在學術明晦。嗚呼。學術所關。一何鉅也。今有習齋顏先生。特倡實學。恕谷先生復推明而衍釋之。敬聞知已久。庚辰暮春。攜次子本良。不遠千里。造顏先生。廣請教。適恕谷先生亦至。喜不自禁。因踵至恕谷齋。見其兄弟怡怡。上下得所。太和在庭。除間。及閱所著大學辨業及學規二

帙。眞鑄人之范而指道之車也。乃請學習禮、樂、射、數以及水火諸學。幾二旬乃去。湯陰朱敬頓首拜識。

大學一篇皆言大學之道也。往儒論格致一身之外。至於天地鬼神。舟車龍螭。皆欲窮其所以然。不者又言直截頓悟矣。請思大學中安有察舟車龍螭等事乎。成童入大學。安能躡及天地鬼神之所以然。且直截頓悟乎。豈皆忘此篇是論古大學耶。聖道晦極復明。爲之起舞。全里姻眷弟彭超頓首拜題。

周孔故道。如夜復旦。一何快也。凡有心目者。試觀此論。尙不平乎。尙或未析乎。勿以門戶而不返。勿以愚柔而自安。是所望焉。武林同學弟王復禮頓首拜具。

聖學失傳久矣。自有宋及明。諸先儒輩出。闡揚發明。可謂不遺餘力。然言之不一。指歸莫定。如格物致知。爲大學之始功。最屬肯綮。而格物二字。諸儒紛紛聚訟。迄無成說。予竊疑之。春初。剛主大兄告予曰。格。至也。學習之謂也。物。卽大學中之物。格者學此而已。乃恍然大悟。知虛言格物。與泛言格物者。均無當也。因謹誌之。不忘。今讀辨業。學規二編。辨之極其精。言之極其切。引之極其詳。證之極其明。遂使聖學昭著。宇宙燦若列星。實而宜行。確而可據。津梁後學。非淺鮮矣。吾不禁爲世道人心幸焉。戊寅暮春日。會稽弟維坤拜識。

李子是編。辯而不爭。故而非鑿。不附程朱陸王。直傳孔孟。異哉。非豪傑之士。孰能爲之。予嘗慨宋後儒者。講性命不講經猷。方幅以隘其才。佔畢瞑坐。以柔其習。自謂有得聖學。而使英奇束手。不能有爲。奸先得以自恣而無所忌。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。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。以爲何以至是。今乃恍然。知其於

大學之道有未識。而體用不全故也。然則是編所關。豈其細哉。豈其細哉。北平同學弟王源頓首拜題。
予自少留意禮樂兵農諸學。亦稍稍見之施行矣。然未敢自信。今讀恕谷先生大學辨業。何其先得我心。
歟。再四披訂。佇見聖道之日月昭而江河流也。何快如之。曲阜同學弟孔尙任拜題。

戊寅九月。據得陸世儀道威思辨錄。其一則云。古者有大學之法。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。後世但有大學之道。而無所謂大學之法。故成就人材難。何謂大學之法。詩書禮樂是也。今詩書猶十得五六。然禮樂不修。則學者終無持循。是已先愚妄而言之矣。

何文定公瑋曰。儒者之學。當務之爲急。細而言語威儀。大而禮樂刑政。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。學問思辨。一旦卓有所見。則物格而知至矣。由是而發之以誠。主之以正。則身可修。家可齊矣。至究其本原爲性命。而緩急先後。各有次第。不可紊也。今日理出於心。心存則萬理備。吾道一貫。聖人之極致也。奚事外求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。反有所略。則所學非所用。所用非所學。於古人之道。不免差矣。嗚呼。何見之也。蓋先生力躬行。不尚浮言。故所見高於有明一代。儒者如此。乃或駁其視性命爲後。若無與於修齊之事。而專事禮樂。等爲本末倒置。嗚呼。先生言物之本爲性命。豈視爲無與歟。特以性天必俟上達。不可躐等耳。以爲倒置。則孔子之教人。文以禮樂。不言性天。亦倒置歟。後儒先求上達。本屬倒置。而反以譏人。誠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。癸未陽月。李塉閱明儒學案識。

大學辨業目錄

卷一

總論大學

辨後儒所論小學大學

論小學

辨後儒改易大學原本

卷二

大學原文一篇 全篇解

大學之道至致知在格物解

卷三

辨後儒格物解

物格而后知至至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解在內

其本亂至此謂知之至也解

申論格物

卷四

所謂誠其意者至未解

申解全篇

大學辨業卷一

清 龔吾李 堪稿

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篇也。今錄漢儒註所傳原文。如後漢熹平年蔡邕書石經。魏正始年邯鄲淳等因之。又書石經。唐開成年鄭覃等因之。又書石經。今存與此文同。

大學大字漢唐註疏云。舊晉泰。朱子章句云。今讀如字。晉代夫古字通用者。時或通讀。然大學稱大學。猶大子稱大學。子古聖制度定名。傳至今猶然也。則不可臆改矣。

按大學二程各有移易。然尚未分經傳。至朱子章句遂分聖經賢傳。其言曰。正經辭約而理備。言近而指遠。非聖人不能及。然以其無他左驗。且意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。故疑之而不敢質。曰。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。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。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。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。夫大學載道甚正。自是孔門弟子所傳述。但千載後未有見文。難以鑒定何人耳。王陽明曰。大學古本。朱子疑其有所脫誤。而改正補緝之。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。悉從其舊而已矣。習傳錄。

羅近溪曰。大學原是一章書。高子遺書。
顧涇陽曰。大學原不分經傳。高子遺書。

大學註疏。陸德明曰。鄭云。大學者。以其記博學。可以爲政也。

孔穎達疏曰。大學之篇。論學成之事。能治其國。卒明其德於天下。

何文定公塘儒學管見曰。大學。儒者之正學也。或者乃舍而不由。其徒從事於記誦辭章者。既不足道。而所謂道學者。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。名雖可觀。實則無補。其可歎者多矣。功倍於小學而無用。高過於大學而無實。宜朱子之太息也。

大戴禮保傅篇曰。古者年八歲。出就外舍。學小藝焉。履小節焉。束髮而就大學。學大藝焉。履大節焉。註曰。束髮。謂成童。而賈誼新書容經篇。亦有古者年九歲。入小學。蹠小節。業小道。束髮就大學。蹠大節。業大道之文。尙書大傳曰。公卿之世子。元士之嫡子。年十三。入小學。見小節而踐小義。二十入大學。見大節而踐大義。白虎通曰。八歲毀齒入學。十五入大學。諸書入學之年。互有不同。或古人通用。或朝代各異。朱晦菴據白虎通爲斷。亦可謂酌其中矣。至學之事。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。爲得其正。而班氏食貨志。亦曰。八歲入小學。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。始知室家長幼之節。十五入大學。學先聖禮樂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。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。鄭註曰。謂少時教之。蓋總此道藝之事。而程其年力。使之從小入大。從易入難耳。至朱晦菴乃自立一說。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入之小學。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八字。躋括大學格物等。入之大學。殊不思內則爲學之次。成童始舞象。二十始學禮。而俱責之幼童。其能乎。且禮樂射御書數。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。而但歸之小學乎。至謂小學者。學

其事。大學者，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。蔡虛齋遂曰：格致只是窮理，非追補其事。誠正修，又說此事不入。是進於大學，只當如後儒靜坐觀理、讀書談道而已。誠正修身，說此事不入。然則禮樂將何用乎？聖人言文以禮樂，非禮不動，所以修身，皆誤語乎？夫格物致知，以誠正修齊治平，正在禮樂之道。功用，非二事也。譬之治田，道藝其耒耨，鑄銚也。誠正修齊治平，其耒耨耨以耕，耘收穫也。今謂治田者，幼則專習耒耨鑄銚之事，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，豈可也哉。

魯論興於詩章。朱子集註曰：按內則，十歲學幼儀，十三學樂誦詩，二十學禮，則此三者，非小學傳授之次，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。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。

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，自史籀以及杜林、蒼頡、訓纂，皆字學也。其言曰：古者八歲入小學，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，教之六書。夫以書爲小學，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，則小學卽幼學也。然食貨志曰：八歲入小學，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，始知室家長幼之節。六甲，數日也。五方，方名也。計數也。室家長幼之節，禮也。則幼學不止學書矣。乃列次經藝，專以書爲小學者，何也？蓋內則所記爲學次序，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，六藝之學，禮祇學幼儀，樂祇舞勺，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、舞大夏，皆在成童以後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。惟書數八歲後學之，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，故專以書爲小學耳。

朱子曰：王公以下以至庶人之子弟，八歲皆入小學。按白虎通曰：八歲毀齒，入小學而學書計。此大子之禮。尙書大傳言自公卿世子至元士嫡子，十三歲皆入小學。班史食貨志曰：冬民畢入於邑，是月餘

子亦在於序室。八歲入小學。十五入大學。朱子之言。固有徵也。

宋程顥改大學一本。程頤改一本。朱熹改一本。即今行世章句。元王柏改一本。明蔡清改一本。季

本改一本。高攀龍宗崔銑論改一本。甬東豐氏僞政始石經一本。葛寅亮改一本。王世貞改

一本。各家改本。王草堂二經彙刻內載甚具。

王草堂二經彙刻曰。自程明道移易大學。而伊川再易。是弟不以兄爲然也。二程之學。遞傳以至朱子。朱子已下。遞傳以至魯齋。一脈相承。源流可考。朱子再爲移易增補。分別經傳。魯齋削去補傳。以知止聽訟二段。爲釋格物致知。是徒不以師爲然也。嗣後虛齋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。彭山削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。豐坊攙入論語配臆。定爲七章。弇州後渠。另行移易。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。何如恪遵原本。焉有異同。況其書載在註疏。其板藏於國學。非一人一家之書。今改本盛行。原文晦蝕。變亂舊章。終無底止。不得不辨。

又曰。論語重出者。莫敢刪去不載。東哲補亡者。不敢刊入毛詩。何以朱子於孝經。刪削二百二十一字。於大學增補一百二十八言。以致後儒效尤。紛紛改竄。二經何辜。遭此割裂。至於此極耶。

自二程改經。僭妄者因之。大易尙書。皆被剗削顛越。至於改本周禮。竟將五官割補冬官。妄人作妄。可怪可哂。亦已至矣。

大學辨業卷二

大學原文一篇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爲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厭然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曾子曰。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。道盛德。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詩云。於戲。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太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

皆自明也。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康誥曰：「作新民。」詩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」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詩云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」詩云：「緝蠻黃鳥，止于邱隅。」子曰：「於止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詩云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」爲人君止於仁，爲人臣止於敬，爲人子止於孝，爲人父止於慈，與國人交止於信。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」無情者不得盡其辭，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。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，弟者所以事長也，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：「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」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；一家讓，一國興讓；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，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堯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率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，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詩云：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」之子於歸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「宜兄宜弟。」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「其儀不忒。」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。

者。上老而民興孝。上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。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詩云。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詩云。節彼南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辟。則爲天下僂矣。詩云。殷之未喪師。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。峻命不易。道得衆則得國。失衆則失國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。有人此有土。有土此有財。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。財者末也。外本內末。爭民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。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。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者。亦悖而出。康誥曰。惟命不于常。道善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矣。楚書曰。楚國無以爲寶。惟善以爲寶。舅犯曰。亡人無以爲寶。仁親以爲寶。秦誓曰。若有一个臣。斷斷兮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寔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。尙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媚疾以惡之。人之彥聖。而遠之。俾不通。寔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唯仁人放流之。迸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泰以失之。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爲之者疾。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。非其財者也。孟獻子曰。畜馬乘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

有聚斂之臣。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。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

此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。古者學中教人之法。正而且備。聖君賢相鉅儒。皆由此出。然當時從政之斗筭者。豈盡不從學中來耶。則以未嘗實致力於大學之道也。自在明明德。至虛而后能得。明其道也。自物有本末。至國治而后天下平。言爲其道則有事。而學其事則有物。物者。大學教人之成法。如禮樂等是也。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。先后有定序。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。而后由知以行。成己成物之道。可一一全也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至此謂知之至也。則承上文先后之序。而言以身爲本。蓋誠意正心修身。明明德也。皆所以修身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親民也。皆由身而推。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。如此。則先后晰矣。此謂知本。如此。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。此謂知之至也。夫學中教人之法。禮樂燦然。師亦詔之。弟亦學之矣。而必進以誠意者。則以學矣。而好善惡惡不實。自欺也。自欺者不可以欺人。誠中者必至於形外。故君子慎獨以誠意。要矣。果能慎獨以誠意。而學問精。自修密。恂慄威儀。則明明德矣。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。何以不能忘也。明明德則必親賢樂利。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。如康誥。太甲。帝典。則皆言明明德也。如盤銘。康誥。周詩。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。是君子用極之道也。極者何也。卽至善也。如穆穆文王。則所謂知止。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。各得至善者也。然總根於誠意。己之意誠。則民之意。亦畏之而誠。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。此誠意而心廣體胖。修身於上者也。知本者